

如龙天下

横刀◎著

【龙战三千里】

武侠·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

五把搅动江湖、翻覆天下的名剑，一场牵涉中、日、朝三国的战役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如龙天下

横刀◎著

『龙战三千里』

武侠·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
五把撼动江湖、颠覆天下的宝剑，一场幕影中、日、韩三国的战役。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龙天下 / 横刀著. —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0. 9
ISBN 978-7-5104-1250-9

I. ①如… II. ①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74124号

如龙天下

作 者: 横 刀

责任编辑: 季炜铭

封面设计: 余一梅

内文设计: 郑 云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字 数: 200千字 印张: 13.5

版 次: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1250-9

定 价: 25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

从事出版行业十余年，武侠——始终是我心底难以割舍的情结。在时下的图书市场中，武侠小说几乎已经成为通俗小说门类里最边缘化的产物了，每年数以千计的新书中，始终难觅武侠小说的踪影。“武侠已死”，是我在接触图书销售渠道的过程中，听得最多的一句。所以，这一本小说的出版，在如今的小说类出版风潮中，是显得那么的“不合时宜”，在新世界出版社杨社长、张总编以及发行部蒋主任的支持下，这一本《如龙天下》得以出版，深表感谢。

我的武侠情结，始于少年时代。那是曾经属于武侠小说的“黄金时代”，港台武侠小说在大陆地区一纸风行（其实大多数都是盗版，陈列于大大小小的租书店中）、香港武侠剧长久占据各大电视台的黄金时段……武侠，这一带着“民族文学”烙印的产物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，同时也被当年的老师家长们视为“洪水猛兽”般地大力打压。

所以，少年时代的我，不是一个“好孩子”。因为我沉迷于武侠，沉迷于这种“打打杀杀”的东西。每天进出于租书店，把凡是能够看到的武侠小说，不分良莠地通通吃了个遍；在学校里，我在信纸上乐此不疲地写着自己的“武侠小说”，编织着自己的“江湖梦”。那一段时光，至今想起来亦觉乐趣无穷。类似的经历，在我接触过的大多数同龄作者中，都曾有过。可惜的是，当年个人电脑未曾普及，更没有联通

世界的互联网。所以我们这一批“不良”少年们，都只能沉浸于自己的梦想中，自娱自乐、乐此不疲。

时间到了1997年，网络开始慢慢进入生活，我终于“找到组织”。在网络上的相关论坛里，找到了大批的同好者，那时那些网络上写武侠的作者的名字，也许到了今天都没有人再能记得起，比如刘峥（代表作《凤凰琴》）、MAKELAUGH（代表作《武林旧事》）……当然，其中也不乏一些当下的知名畅销作者。比如《悟空传》的今何在，当年挖过一个名叫《笑傲江湖前传之剑气冲霄》的坑，以及众所周知的坑王江南，写下了《春风柳上原》等一系列让人惊艳的中短篇佳作……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，这些混在网上写武侠的朋友，大半都是留学在外国的。也许只有武侠小说这种饱含中国文化底蕴的文学，才能够寄托他们的情感吧。所以，我一直固执地认为，武侠小说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的“民族文学”！

2001年，对我而言是一个梦幻之年——在武侠小说依然没有得到官方认可的时候，我机缘巧合之下进入了今古传奇杂志社，开始了创办中国大陆第一本武侠小说杂志《今古传奇·武侠版》的历程。杂志创办之初，靠的正是在网络上写武侠的那一帮同好，撑起了“大陆新武侠”的初始局面。那时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年代，《今古传奇·武侠版》成功创办，三期便达成了20万册的月销量；随即又有《武侠故事》、《大武侠》、《武侠小说》等武侠杂志问世，形成百花齐放的热闹局面，上百位新武侠作家相继涌现，共襄江湖盛举。武侠小说的地位终于被官方认可，金庸先生的作品相继被CCTV投拍，金庸小说也入选中学课本……种种因素，造就了最后一个武侠小说的“黄金时代”。

但出版界对武侠小说的“涸泽而渔”之举也开始了，武侠小说开始慢慢变味。特别在随后青春文学的引领下，武侠小说都变成了披着武打外衣的青春小说。曾几何时，许多人似乎都忘了，武侠小说曾被誉为“成年人的童话”，我们的父辈亦曾为之沉迷。如今却沦为青春文学的附属，最重要的侠义精神已彻底荡然无存，小说中的“三

观”被严重扭曲，失去了灵魂的武侠小说在出版界慢慢淡出。

我虽然始终怀着不灭的“武侠之魂”，也一直在出版界厮混，但逢此情此景，实在不敢妄言担起复兴武侠文化的重任，只会老老实实在写一点我自己认为比较正宗的武侠小说。这一本《如龙天下》称不上优秀，但至少这部小说终究还是遵循着武侠的正道而来的。在这个故事里，有民族大义，有家国情仇，有不屈不挠、抵御外侮的精神，算是达到了“武侠”内核的基本要求。本稿曾于2007年刊发于我的朋友陈渐兄执行主编的《武侠故事》杂志上，此次出版，略有修订。

也许年轻的读者不会喜欢这本书，也许看惯了“明媚的忧伤”的青春小说的读者们觉得本书的文字实在过于传统老旧，如果你有兴趣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武侠小说，那么你也可以回过头去看看金庸、古龙等前辈名家的武侠作品。不要让那些三观不正的所谓“武侠”小说，影响了你对武侠的判断。

谨以此书，向曾经给我带来无上阅读体验的武侠前辈作家们致敬，深切缅怀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——武侠小说！

如龙天下

横刀◎著

【龙战三千里】

武侠·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
五把搅动江湖、翻覆天下的名剑，一场拳脚中、日、朝三国的战役。

楔子 002

第一章 | 铁骑飒沓破冰来 009

第二章 | 五曜妖剑兆离乱 025

第三章 | 稚子凄寒谁可恃 039

第四章 | 红裳素手透血光 059

第五章 | 天池怪兽撼群峰 083

第六章 | 脱胎换骨逆风行 099

第七章 | 天工开物万世传 12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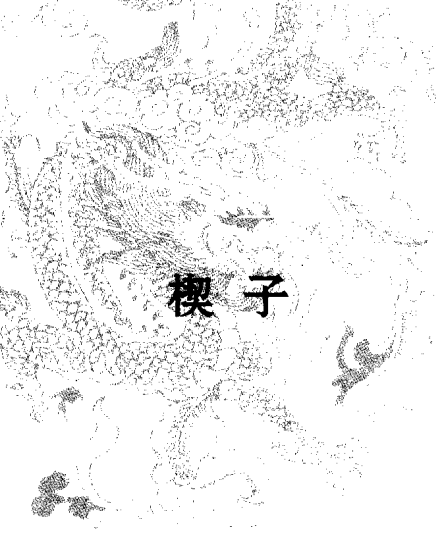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章 | 烽火连城了旧怨 143

第九章 | 万水千山总关情 165

目录

谨以此书，

纪念已经远去的江湖岁月！



楔子

这是一个如火如荼的时代。

自应仁、文明之乱而始，便拉开了日本战国乱世的序幕。在这一片孤悬东海的热土上，英雄豪强们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霸战。怀着问鼎天下之梦的热血男儿们，用他们的鲜血与热泪，奏响了这个时代最强的音符。

血战川中岛、风雨濑户内、关东鏖兵、关西争霸……永无休止的征战，在日本列岛上此起彼伏，史书上也因此刻下了一个个浓墨重彩的名字：织田信长、上杉谦信、武田信玄、北条氏康、毛利元就、岛津义弘……

永禄十一年，“尾张的风云儿”织田信长进入京都，挟幕府将军号令群雄，向天下昭示他一统日本的野望；

天正元年，织田信长流放幕府将军足利义昭，正式宣告室町幕府的灭亡。与此同时，所有织田氏的敌人均先后被剿灭，信长统一日本指日可待；

天正十年，信长于京都本能寺遭遇家臣明智光秀的围攻，一代枭雄，就此殒命。同年，织田家臣羽柴秀吉击败明智光秀，并成功篡夺织田氏的实权，秀吉因此一

跃成为全日本最大的霸主；

天正十三年，五十岁的羽柴秀吉被天皇封官“关白”，赐姓“丰臣”，由此成为布衣宰相，位居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。因其时天皇并无实权，天下大权皆握于丰臣秀吉一人之手，秀吉由是成为当之无愧的“天下第一人”。

日本战国的乱世已经终结，然而人心骚动，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，即将席卷全日本，乃至邻国朝鲜、大明……

日本，大坂。

关白丰臣秀吉自掌握天下以来，坐镇大坂城，号令天下大名。大坂城乃是秀吉征劳力十万，费时三年所建成的富贵之城，其气势之雄壮直逼天皇所居之京都。

霞屋町聚乐馆位于大坂城的外城，此处是各地大名拜见关白时惯居的旅馆，其富丽堂皇，自不在话下。然而，今夜的聚乐馆却显得有些与众不同，从馆外到馆内，驻满了士兵。似乎有什么重要人物今夜在聚乐馆，而馆外的这些士兵则是司起保护之责的。

的确，作为当今日本声名最盛的茶道大师——千利休今晚居住在此，关白大人调派士兵保护大师安全，原也不为过。然而，真正的内情却是——这些士兵名为保护、实则监视！他们奉了关白丰臣秀吉之命，严密监视着千利休。

织田信长在生之时，千利休便作为“茶头”，侍奉于信长的身侧。从信长殒命本能寺，到秀吉取得天下，匆匆数十年转瞬即逝。这数十年间，千利休辗转又成为秀吉的亲近茶头，声名日隆。

天正十三年，秀吉就任“关白”，其时天皇于宫中举行茶会，千利休随秀吉同往。茶会上，天皇对利休的茶道手艺以修为盛赞有加，赐以利休“天下第一茶人”的美誉。从此，天下之人，特别是各地大名，便开始争相拜会这位茶道大师。

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，秀吉与利休的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。秀吉渐渐无法

容忍利休的号召力——他俨然同秀吉一样成为霸主，茶道中的霸主。此时的利休已于茶道之上得大成，并渐由茶道参禅悟道。

秀吉终于无法再继续容忍与自己分庭抗礼的利休了。他害怕再任由利休发展下去的话，总有一天，他会盖过自己。他遍布天下的弟子门生，对自己是一种异常可怕的威胁。所以，秀吉动了杀心！

秀吉将利休召来大坂，正式判决了他的死期。

结城秀康迈着沉重的步伐，穿过层层士兵，向聚乐馆深处走去。廊下的灯火摇曳，照得两旁严阵以待的士兵们如同憧憧鬼影。不过，作为丰臣秀吉的养子，结城秀康一路走来，无人敢拦。

此时的结城秀康心中思潮起伏：他本是德川家康的次子，然而自小牧长久手之战后，生父家康为了向秀吉示好，便将当时年仅十岁的他，作为质子交付秀吉。而秀吉为了断绝他在德川家的继承权，便将他过继为养子。

虽然他有着两个声名显赫的父亲，然而他从小就明白，自己只不过是两个父亲之间的政治角逐中的一枚棋子而已。从没有哪个父亲会真心视他为子，赐予他哪怕是半点的父爱。

所以他感到很孤独，很寂寞，他渴望着一个真正温暖的家庭，发乎真心的关爱，然而这种平常人家唾手可得的幸福，于他而言却是遥不可及。他身为关白之子，荣华富贵不在话下，但他时常觉得自己是个穷光蛋，一无所有的穷光蛋。他开始变得孤僻、冷漠、拒人于千里之外。如同一只蜗牛，躲藏在自己的壳里，与世隔绝，没有希望。

就在他最孤寂的时候，他结识了千利休。在利休的引导下，他开始试着慢慢改变自己，放松自己的心态。利休教给他一些茶道，也经常同他谈一些天南海北有趣的话题。渐渐的，他那颗本已枯槁如死的心开始复苏。



他已将利休视为自己最尊敬的老师、最亲近的友人。而利休也渐渐看出这个青年的不凡之处，对他越来越悉心教导。两人的忘年情谊日渐深厚。然而谁能料到，秀吉一昔之间，便慨然翻脸，竟欲将利休这个昔日最亲密的盟友除之而后快。

他虽然感到震惊、愤怒，但他无能为力。他清楚养父的脾气，秀吉决定的事，是绝无可能更改的。在这最后一个夜晚，他终于忍不住，独自前来聚乐馆，期望能同老师作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番长谈。

刚刚走到利休所住的门口，便听到利休淡定的声音传了出来：“秀康吗？进来吧，等你多时了。”秀康心中一惊，讶然拉开了门。

这是一间异常简陋的斗室，室中除一屏风、一矮几之外别无他物。秀康知道，老师已是悟道之人，早已不拘于形物。他脱屐、关门，在利休的对面趺坐下来。

烛火跳跃，将两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，投在屏风之上。也许是烛火太旺，竟将利休的面色映得一片苍白。这个时候，秀康才注意到，矮几上平放着一柄短剑。平直的剑脊，双面开刃口，剑长不足尺半，剑身微微泛红。这是一柄唐式的短剑，在日本很是少见。

秀康从看到这剑的第一眼起，立时便生出一股异样的感觉。泛红的剑身落在眼内，竟宛如一滴血溶在水中，满目的猩红。

利休突道：“拿起它！”秀康如中魔惑，缓缓伸手，抓住了剑柄。瞬间，一股电流击中掌心，随即蔓延往全身，脑中亦随之阵眩晕。恍惚之间，脑海中有一幅画面闪现——

天地苍茫，白雪皑皑。这一片纯净的天地之间，一个容貌绝美的女子，身着一袭样式古旧的白衣，头戴直筒高乌冠子，腰悬白鞘卷刀，在皑皑白雪间，跳着一出古远的舞蹈。绝美的脸庞之上，写满了凄切与哀伤。痛楚的眼神，令人肝肠寸断。

等到秀康回过神来，这才惊觉自己已紧紧地握住了这柄剑。确切地说，是这剑像有意识一般，牢牢地贴住了他的手心。

秀康只觉全身都僵硬了，拿着短剑的手重逾千斤。

秀康知道，刚才脑中闪现的画面，也就是这把剑曾经的主人的意识片断。但凡具有灵性的剑，均能与主人的意识相通，能记录下主人曾经的思想意识。但奇怪的是，为何这剑中所残留的意识，竟是一幅静止的画面，令人无从猜测主人的身份。另一方面，从这剑的样式看来，分明是一把来自隔海相望的明国的短剑，可剑中主人所残留的精神片断，却是一幅日本的古旧画面。画面中的那人，从衣饰看来，竟似是日本平安朝的装束。这矛盾之处，令他倍觉诡异。而这剑，正向他传递着一种狂乱的情绪。迷离的灯影下，他看到剑身近柄处刻着两个汉字：五残。

秀康的额上已渗出豆大的汗珠，他艰难地道：老师，怎么回事……” 利休看着短剑，用一种森冷的声音道：“在星相学中，将天上的某颗星辰命名为‘五残’，当五残星出现，就预示着人间将发生灾祸。这柄剑叫做‘五残’，是一柄不祥之剑！剑每一次易主，便会给主人带来血光之灾！

“这柄剑最初是信长之物，信长得之于明国，然而信长得到此剑不久，即殒身于本能寺；本能寺之变后，明智光秀意外地得到了这柄剑，从此此噩运便降临在光秀的头上了。不出一年，光秀被秀吉讨伐；之后此剑落到信长的妹夫柴田胜家手中，北庄城一战，柴田胜家命丧烈火，最后，五残剑便落入了秀吉之手。”

秀康只感背上冷汗已涔涔而下，他道：“莫非老师是想指出，这柄剑有邪气，能妨主？”利休微微点头，继续说了下去：“秀吉得到此剑后，信雄（织田信长之子织田信雄）便与你生父家康结成联盟，不久便挑起了小牧长久手之役。秀吉在那一役中险些丧命！从此以后，秀吉便将这把剑看作是死亡的象征，对此敬而远之。”

秀康奇道：“父亲既然如此惧怕这把剑，为何不干脆把这剑扔掉？”利休神色凝重地盯着秀康，突然问道：“秀康，方才你拿起此剑的一瞬间，可有什么奇怪的感觉？”秀康寒声道：“拿到剑的一瞬间，我强烈地感觉到这把剑是有生命的灵物，不是我要拿起它，而是……它自己往我手里钻。”他说着，将手中的剑竖在眼前仔细端

详，“从我拿起这柄剑后，我就感觉……感觉到这把剑就是我的了，它会一直留在我的身边，直到……我死去！真是……奇怪的一把剑！”

利休微笑道：“那你现在知道秀吉不扔掉此剑的原因了吧？”秀康点了点头，突然又问：“那为什么这剑却到了老师手中？”利休的声音如同古井不波，“因为命中注定，这把剑在秀吉之后的主人，恰恰正是我！秀吉将此剑当作死亡的象征，他召我来大坂，便将此剑赐给了我，也就是等于向我下达的死亡通牒！”

“啊！”虽然是事先知道养父已欲置利休于死地，但这刻听到利休自己说出来，秀康还是忍不住惊呼出声。

利休平静自若，淡然道：“这是果因循环，我与秀吉之间的因果是到了该了结的时候了。秀吉将这把剑给我，是这把剑的因果，也是我与秀吉的因果。秀康，实不相瞒，老夫早已切了‘隐腹’……”

秀康再次大惊失色，霍地站起身来。所谓“隐腹”，乃是一种极端高明的切腹自杀的手法。切腹之后，在预计时间内能够如常人般行动，然而时辰一到，便即腹破血流，一命呜呼。

利休挥挥手，淡淡地道：“秀康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坐好，我还有一些紧要的话要向你交代，这柄剑此刻已认定你为主人，从这刻起，你便无可推托了。”

秀康目中含泪，重新坐定，沉痛地看着面前的利休，已说不出一句话来。只听利休道：“我算准了你今夜自会前来，果然不负你我相交一场。这大坂城中，你也是我唯一可与交心之人。所以，这些事我必须告诉你——关于这柄剑的一些事。”

烛火猛地跳跃了一下，随即那火光便变得暗淡下去。秀康这时注意到，那支白烛，已然烧得只剩短短的一小截。他突然心中一痛：老师的生命，岂非也正如这烛火一般，即将熄灭？

正悲痛间，突听利休“咄”地一声厉喝，将走神的秀康惊醒回来。秀康将目光从残烛上收回，重新落在利休的脸上。利休的脸色越发苍白了，然而他的眼中却透出

热切的光芒，落在秀康手中的剑上，神色陡然凝重起来。

利休问道：“你刚才拿到剑的一刹那，是否感应到剑内留下的精神片断？”秀康点头，将自己刚才的疑虑之处一一道来。

利休颌首道：“星相学中说，天上有五颗主灾祸的妖星，分别名为‘格泽’、‘昏昌’、‘国皇’、‘司危’、‘五残’，所以我断定，还有另外四把同以妖星命名的剑。只有找齐了这五把剑，才有可能获知剑主人的真正身份。而且，五把剑中可能还暗藏着一个撼动天下的大秘密……”

秀康耸然动容。这时候，矮几上的白烛已彻底化为一摊蜡迹，半截残芯燃着最后一星火光。利休强撑着用最后的气力道：“秀康，我要你去找齐这五柄剑，解开这个大秘密！据我猜测，剩下的四柄剑肯定不在日本。因为当年信长是由明国得到的这柄剑，所以其余四柄剑，多半还在明国！秀吉如今正在对朝鲜用兵，窥视明国，但秀吉不知自己正在自取灭亡！这一场朝鲜之役，是秀吉为自己敲响的丧钟。秀吉之后，日本天下究竟谁主，一切关键，就在五柄剑上了！秀康，这是你无可推托的使命啊！”

烛火最后一跃，终告熄灭。一代大师，就此辞世。



那水缸装满了水，足有几百斤，这时被老铁轻轻一扫，凌空飞起，砸向那健马。

“哗啦”，马蹄在半空中踹中水缸，夏辰龙被兜头盖脸地淋了个湿透。

第一章

铁骑飒沓破冰来

天才刚刚破晓，夏老铁便早早地从热炕头上爬了起来。

走出门来，便见漫天大雪正纷纷扬扬地落下。自家的篱笆上，早已覆了厚厚的一层。老铁胡乱抓了一把雪，塞入口中，冰凉的雪水一下喉，顿觉精神一振。走到篱笆前，放眼望去，整个满水屯银装素裹。鸭绿江横亘在村口，如同一条玉带般，将整个屯子扎了起来。

老铁眯起了眼睛，顺手提上一对木桶，向着江边走去。偷眼瞅瞅，屯子里还是一片寂静。这天寒地冻的，屯子里的庄稼汉们，谁不贪恋热乎乎的炕头？但老铁可是个例外，数十年来，他从来都是每天起得最早的人。眼瞅着四下无人，老铁突然加快了脚步。只见那脚下的深雪，便如被犁过的田般，随着他的脚步往两旁一个劲地翻开。

自鸭绿江上刮来的朔风正劲，像刀子般刮在脸上，无形之间，令老铁那张橘皮般的老脸又平添了几道沟壑。老铁今年也只有五十出头，但怎么看怎么像六七十岁的人。老铁是个铁匠，按他自己的说法，这张脸是被炉火炙烤成一张老橘皮的。就为这

